

康熙 雍正 乾隆

罗石坚 著
长篇历史小说

红墙血雨

上部

三朝真相

在清朝满人的世界里
有人如履薄冰
有人游刃有余
官场大腕们身处宫廷旋涡的中心
有的触礁消失
有的不露痕迹而尽得风流

怎样经营一个帝国
为何冷面苛政
乾隆凭什么号称十全老人

朝野上下 情场官场
“方与圆” “纵与横” 君臣斗 尽风流



J247.53
118 :1

I 1378

康熙 雍正 乾隆

三朝真相

罗石贤 著
长篇历史小说

上部
红墙血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真相/罗石贤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2. 2

ISBN 7-228-07011-9

I. 康… II. 罗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史料—清前期
IV. K249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9491 号

出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编	830001
印刷	番禺石楼官桥彩色印刷厂
发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开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	26.5
版次	2002 年 3 月第 1 版
印次	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-10000
定价	49.80 元(上、下)



作者介绍:

罗石贤，湖南人，著名作家。出版过小说集，史实研究集等多部，计六百余万字。有四部作品拍成电视连续剧。近年来，有关清朝“康乾盛世”的小说，影视作品颇多。但大多都不尊重历史，胡编乱造。作者潜心写作三年，写成了《康熙 雍正 乾隆 三朝真相》，还读者一个真实的“康乾盛世”。

KAD05/08

真相的魅力

(代序)

各种各样的演义过后，我们最想了解的是故事的原本，即真相。尤其是历史事件，真相的魅力无穷。因为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历史距我们越来越远。演义给我们提供的是消遣和娱乐，而真相却能触动我们的灵魂。因为那是真正的历史。真相——当时的事情到底是怎样的？（未知）——当时的事情为何要是那样子？（知后）——然后是叹息和深思——不知不觉间，就以史为鉴了。使我们在了解真相的渴望得到满足后，我们还回味无穷。

这便是读书的好处。

这全是真相的魅力，驱使我们去了解史实。

对于清史，我们常常要提起前清的“康乾盛世”。“康乾盛世”只能是乾隆以后的人提出来的。为什么要这样提？要称它为“康乾盛世”呢？因乾隆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，中国的日子太苦了。一对比，觉得康、雍、乾三朝还算稳定，没有鸦片，没有外侮，算是盛世了。

“康乾盛世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其实康、雍、乾三朝也不过尔尔。清朝后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正在其时酝酿和滋生。打个比方，这三朝好比一个患了一身病痛的贵人，病是怎样染上的？为什么不及时医治？或医了怎么医不好？到嘉庆时，这“贵人”的病就慢慢往残疾方向发展了。到清末时，已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了。

即便是医生，要研究一个人的病史，最有研究价值的，无非是那人的染病过程和初疾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，这才最有“教材”意义。

康熙一生，虽然毕力于文治武功，可他晚年时，并不是天下粮仓充盈，路不拾遗。相反，国库空虚，就连治黄河的银子也拿不出来。雍正在这方面，汲取了康熙的教训，一上台就过紧日子，把全国的钱财紧紧地握着，国库是充裕了，可他的苛政树敌太多，乾隆似乎又汲取了雍正的教训，做“十全老人”，可是，他在政治上、财政上的绥靖政策，造就了一个大贪官和坤。清朝的几宗大病，实际上是乾隆给染上的。

真相让人看了出汗，真相让人看了着迷。

寥寥几笔，不能概全“康乾盛世”的所有优劣，权当一个引子，引读者进入正题。

金 琥

2001.12

目 录

(上部)

红 墙 血 雨

第 一 回

大观园康熙风流债 太湖上刺客惊龙颜…………… (1)

第 二 回

恨未消皇帝兴文狱 安邦国新贵露英才……………(19)

第 三 回

索中堂获罪遭拘禁 诸大臣惶惶不可终……………(41)

第 四 回

说方苞衡臣巧对应 众皇子赏月说风凉……………(57)

第 五 回

宰白鸭天子斥刑部 皇阿哥荒淫亏库银……………(84)

第 六 回

两钦差负命均败退 龙虎斗惊醒局外人…………… (101)

第 七 回

太子爷失宠遭冷落 服春药淫妃乱天伦…………… (115)

第 八 回

上书房恭谨理政务 宰相府妻妾沐君恩…………… (132)

第 九 回

不服老皇帝打围猎 张廷玉随驾驻行宫…………… (149)

第 十 回

皇父子同幸一淫妇 八阿哥栽赃起祸心…………… (169)

第 十 一 回

保圣驾廷玉急拟旨 气晕了皇帝夜调兵…………… (185)

第 十 二 回

废太子诏书惊朝野 张中堂夜梦腥雨风…………… (201)

第 十 三 回

归故里丁忧葬家父 六尺巷郡王悼相公…………… (218)

第 十 四 回

争储君同室大拼杀 宫墙柳无辜系冤魂…………… (237)

第 十 五 回

进茶馆布衣戏圣驾 识名儒玄烨收罪臣…………… (257)

第 十 六 回

换龙凤无奈陈阁老 人君术廷玉识胤禩…………… (280)

第 十 七 回

荐东宫天心难叵测 审皇子宫柳怎杀人…………… (300)

第 十 八 回

撰遗诏违心代御笔 千叟宴陨石气圣心…………… (315)

第 十 九 回

顾命臣临危受遗命 康熙帝驾崩畅春园…………… (327)

第 二 十 回

国舅爷改诏立胤禩 前朝相无奈辅虐君…………… (338)

第 二 十 一 回

首辅宰夜访丑八怪 田钦差山西揭巨贪…………… (357)

第二十二回

科场案舞弊惊朝野 张宰相避嫌请罢官…………… (381)

第二十三回

众阿哥威逼托孤舅 雍正帝问计大名儒…………… (393)

第二十四回

科案了胪传保和殿 赐隆恩权臣倍惊心…………… (411)

第一回 大观园康熙风流债 太湖上刺客惊龙颜

时光倒转二百九十七年，却正是康熙四十二年。春二三月，江南早已岸柳如丝，莺飞草长。在江宁府江宁织造郎中曹寅癖署的“大观园”里，巍峨的宫门、殿宇，美仑美奂的水榭楼台、游廊亭阁，装扮得簇新鲜亮，四处张灯结彩，满眼锦簇花迷。五品顶戴的曹頔，率癖署官员、部吏一一查看了各处，最后来到正在铺洒新鲜黄土的大宫门、二宫门主道，一切遂心如意，定能邀得龙颜欢悦，他含蓄深沉地在心底里得意地笑了。

江宁织造癖署的府邸、园子，大得吓人。放眼望去，东起永济桥，西至碑亭巷，南到利济港，北抵长江之滨。这是在前明永乐皇帝之子朱高煦的汉王府基础上，逐步改建扩展起来的。经过祖辈曹玺、父辈曹寅和曹頔兄弟三代人的苦心经营，方有如此规模。曹家本是汉人，祖父在内务府侍候先帝，入了旗籍，祖奶奶做过当今皇上的乳母，父亲曾是今上的侍读，皇恩浩荡，祖孙三代世袭了江宁织造的肥缺。赫赫扬扬，已将百载。加上曹家与皇室联姻，是清廷宠臣显贵，康熙已经有过三

次南巡，每次都驻蹕在此地，由曹家接驾。

因之，曹家府邸又被称为大行宫。

数十年后，残章断片上有了“大观园”的称呼，这是由曹家第四代不肖子曹雪芹依葫芦画瓢叫响的。他把大行宫西侧的朝房、偏殿、箭亭、花园和绿静榭、听瀑轩、判春阁、镜中亭、塔影楼、彩虹桥他等等，写进了那本丢尽曹家和皇室体面的《红楼梦》中。斯时，他尚未出生，而要在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，才迟迟挨挨降生于这个脂粉飘香、风鬟雾鬓的大行宫中。

闲话少叙，却道曹颀打从接到御驾第四次南巡的邸报，便面北祈祷，日夜企盼。听说皇上已驻蹕扬州，他便每日派快马前去打探。两江总督、巡抚、旗营督军衮衮诸公，各路公侯、各色顶戴花翎，花雨般飘落到此，打听音闻准备接驾。桐城的致休大学士、前宰相张英，也风尘仆仆赶了来，就住在大观园的南梅园。

曹颀正在书房焦急不安地等待快马音讯，父亲曹寅陪布衣筒服年近古稀的张英走了进来。父亲近知天命之年，着二品顶戴。织造官不显赫，但扼皇室丝绸一应供奉，受命搜集江南民情、监察官吏、笼络名儒士大夫，故曹府处江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漩涡中心。江淮盐、粮、织造，是清廷命脉，康熙把心腹奴才放在这里，自然放心。曹家权倾一时，就是总督、巡抚，哪怕宰相、钦差也让着几分。一生不愿当官却又当了几十年宰相、尚书的张英，同曹寅来往颇多，告老还乡后在家闭门幽居，著《聪训斋语》、《南巡扈从纪略》、《笥素堂诗文集》诸书，绝少远足。但只要来江宁府，照例落脚在织造廨署。

步入书房，张英迫不及待地询问曹颀：

“贤侄，皇上已到何处？可从扬州起驾？”

“啊，老臣相，快快请坐。”曹颖唤丫环给张英和父亲上过茶，也是一脸焦虑地说，“晚辈也正等待探马的消息呢，应许就回来了。”

果然，一杯茶没凉，臬署一部吏急急匆匆跑了进来，兴高采烈大声禀告道：

“老爷、少爷，皇上从扬州起驾了！”

曹寅和张英不约而同站了起来问：

“到了何地？”

“已过瓜口，到了金山。”

突兀长江左岸的金山，与右岸瓜州相对，古来是名刹胜地。斯时，金山下泊着雕龙绘凤、旌幡幢幢的御船，随行大臣、内侍的官船。五十岁的康熙着天子龙袍，戴着冠冕，神采奕奕，在华伞玉盖勋臣宫女簇拥下，朝金山寺缓缓走来。康熙的游兴极浓，在扬州“二十四桥千步柳，春风十里上珠帘”，似也未尽兴。

驾临金山寺，满寺僧众、游客，秃光光黑鸦鸦跪了一院，山呼万岁。康熙体恤爱民地招招手，着前内务府总管大臣，现在江宁致休享福的魏东亭，给寺主方丈钦赐了赏银，便着随驾的大学士高士奇引路，去寺院周近游览。比康熙年长八岁的高士奇，是个落拓不羁的文人，虽因明珠一案受到皇帝的申斥，但康熙说过：“卿家才学不错，还是可为朕解解闷。”故此次南巡还是带上了他。

方丈在山上高处搭黄帐，设斋席款待皇上。康熙与魏老内侍、高士奇等近臣逐憩而饮。因康熙要与民同乐，不准清山，倒叫武功高强的十几名贴身侍卫，也总捏着一把汗。须

知，这不是在警卫森严蚊子也飞不进的紫禁城、圆明园，而是在江涛滚滚人影器器的山寺，倘若有个三长二短，岂是担待得起？

高老朽却是无忧无虑，在皇上跟前摔葫芦踢马杓地喝酒论诗。他道：

“皇上，臣闻金山寺诗，自唐张佑一首为绝唱，此后千百年，果无人不搁笔乎？”

“饱学之士，其识也鲜。”康熙顾左右而笑道，“万古江心寺，金山名日新。天多剩得月，地少不生尘。檐过防僧定，涛惊溅佛身。谁言张处士，题后更无人。”

魏东亭击节赞叹：

“圣上才智弥天，又是一首绝好御制诗。”

“马屁拍到了大腿上，”康熙拍拍魏老头子肩膀，开怀大笑，“何为御制？此乃孙鲂所写，虽不及张之自然，也颇具气势。”复谓高士奇曰：“朕闻郭璞善葬，而必择此地，其理何居？”

大学士一时语塞，想了想回道：

“圣上所言历来相传，究竟无碑碣可据。金山寺志中载前明日本使臣中天叟诗，诗曰：‘遗音寂寂锁龙门，此日青囊竟不闻；水底有天行日月，墓前无地拜儿孙。’据此，郭璞葬此的传说不可信了。”

斋席上一时语塞，康熙的脸拉了下来。高老朽意识到中天叟的诗触犯了龙颜，一时没了主意。倒是读书不多机敏过人的魏东亭，为他解围道：

“皇上，奴才不谙诗，倒觉得日本人的诗，似也应正了前明之亡。什么‘锁龙门’啦，‘无地拜儿孙’啦，都是冲他们说的

啊！”

“哈哈，你这个老魏头，”康熙停下玉杯、玉箸，站了起来，转脸一笑，“不议前朝是非，起驾，前山后山转转就去江宁。”

山下悬崖树林中，有一神秘人影，窥视山上黄帐已有多时。此人在扬州瘦西湖、平山堂一带出现过，布衣纶巾包裹着一身横肉，打扮成富商模样，无人注意。此时却是蓑衣斗笠翁的渔夫装束，斗笠压眉，遮去大半黑脸，更显神秘阴森。猛听山上传来“无地拜儿孙”的言语，身子骨一耸，打了个激灵，蹲下猫步溜下岩岸，钻进了一艘尖头钝尾的小渔船。

康熙回到御船上，沉默不语，闭目养神。听任贴身答应、常在一班嫔妃宫女揉肩松背，也不闻不问。自从孝懿皇后崩，册立贵妃佟佳氏为后，先后贵妃钮祜禄氏、敏妃张佳氏和康亲王杰书、简亲王雅布、显亲王丹臻薨，一批老臣也纷纷作古，离他而去。他有一种老之将至之感。起驾前夕，大学士诸臣要为他庆五旬万寿，恭进“万寿无疆”屏，被他推却，一走了之。

康熙跟先皇顺治一样也是个情种，仿佛在爱新觉罗皇族的血脉里，一直绵绵不熄燃烧着勃勃的情欲。顺治十四岁登基，当年册立皇后。在他秉政的短短十年里，不顾皇族群臣反对苦谏，废除旧皇后，册立新皇后，而他心目中真正的情人，却始终是胞弟博穆博果尔的妃子董鄂氏。为把此尤物弄到手，逼死胞弟，将董鄂氏接进宫，册封为皇贵妃。董鄂贵妃因王子夭折，骤然辞世，顺治哭倒在灵堂上。第三天，他打破惯例，封她为皇后。

董鄂妃的死使顺治决心出家，孝庄太后以母后的身份劝他回心转意，但毫无结果。孝庄太后只好找来企图引导顺治剃度的行森和尚的师傅，让他说服行森，再由行森劝止顺治。

但行森和尚认为能度一个皇上出家乃是好事，不肯从命。师傅只得履行对太后的承诺，将其弟子行森烧死，自己也行气自毙。顺治终于为了一个死去的女人放弃皇位，去山西五台山削发为僧，法号行痴。孝庄太后将顺治出家的消息秘而不宣，却昭告天下：顺治爷归天了。她扶八岁的皇孙玄烨登基，改年号为康熙。

康熙似比先皇明智。他风流倜傥，也爱女人。几次南巡，有过不少风流韵事。但他知道爱民，北狩南巡，治河治水，体恤民情。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爱民正是为巩固江山，延续来之不易的皇权。在女人和皇权之间，他首选皇权，其次才是女人。女人如玩物，如衣履，最好的玩物衣履，玩过用过可以抛之弃之，而朝廷是要绵延百代，须臾不可废置。为此，他登极亲政，用尽机谋权术和铁的手腕，除鳌拜，平定吴三桂，御驾西征铲除噶尔丹，安定西域，使大清江山前所未有的“铁箍一统”。宫廷内外，一当发现逆子贰臣，诛杀决不手软。曾辅佐他除鳌拜平三藩功勋赫赫的大学士索额图、明珠、余国柱等，无一不纷纷落马，困死囚城。

现如今，国靖民安，太平盛世，康熙此次南巡，心绪本来是不错的。怎么为倭寇使臣几句歪诗，把扬州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叫吹箫”的好心情冲散呢？逆水行船，大浪滚滚，风呼涛啸，方显真天子本色。康熙眯缝着半睁的泡泡眼，不自禁地抬一抬搁在御榻上的手，似要把绵长的思绪和不快挥去。

洪波滔天，御船迎风破浪朝江宁进发！

皇帝南巡的消息，不胫而走，偌大的江宁城早已是倾城倾巷。各府大员，各部胥吏，庶民百姓，鹅行鸭步汇集江边。御船

抵达码头，三声炮响，鼓乐熏天，黑鸦鸦蚂蚁般跪伏蠕动数里长的人群里，传出“万岁万岁万万岁”的吼声，山鸣海应。

在后面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的人丛里，依旧少不了那个没引起谁注意的诡秘客，他又换了装束。一身市井平民的皂布长褂，戴江宁新制剪绒帽，黑绒帽压得很低，几乎盖过了额头黑痣一撮毛。

皇帝在魏老头子和高大学士、持刀侍卫拱拥下，缓缓步下御船。在码头跪迎磕头的前宰相张英、曹寅父子和总督、巡抚、将军齐声高呼：

“恭请皇上圣安。”

“朕安。”康熙第一眼看到了张大学士、曹寅，兴致勃勃地转过脸，扫了一眼众臣，微微一笑，挥手道：“你们都跪安，回去吧！”

在张英、曹寅和随驾大臣搀扶下，康熙登上早候在码头的龙辇，龙辇辚辚驶过数里长争睹皇上丰采的人巷，朝织造磨署驶去。庶民百姓的欢呼，感染了康熙，不时撩开黄幔，朝外挥手。

御幸大行宫，已是掌灯时分。月雾迷茫的行宫，灯火通明，那殿台亭阁浸润在夜岚中，仿佛天宫瑶池，琼楼玉宇。康熙也真是累了，太监宫女侍候进过御膳，跟张英和曹寅、魏东亭闲话几句，便在寝宫安憩。

当夜无话。

翌日上午，内务府总管颂下皇上对张英、曹寅两家的赏赐。赐张英的有御书榜额“古今贤臣”一帧，另白金千两。接着，又传旨二人晋见。

曹家是皇亲国戚，这好理解。惟张英虽贵为宰相，终不过